



人间真情

□鲁声娜

不幸的四姨不幸又患了癌症。确诊时四姨还不到五十岁，离家多年，有一子，尚未立业成家。

那年十二月初，一直怀疑自己重感冒的四姨，在医院，却从胸腔中抽出了大量积液，并被诊断为癌症。几天后四姨转到上海手术并接受化疗，之后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检查、用药、检查、用药。

四姨是我最小的一个姨妈。我很多儿时的记忆都与四姨紧密相连。小时候，每到寒暑假，三姨、四姨就要骑自行车带我和弟弟去外婆家。外婆家的老房子和那偌大的梨园里，留下了我们许多快乐童年的回忆。即使长大以后，寒暑假在四姨家待上几天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。印象中的年轻时的四姨，浓眉大眼，圆圆的脸，留着一根黑黑的长长的粗粗的大辫子，健康、时尚、美丽、自信，活泼，歌唱得好舞跳得棒，又能说会道，好像还是当时大队和公社宣传队的积极分子，后来被推荐上了农大。听说我儿时哭闹她常这样哄我，不哭不笑，四姨跳个舞给你看看，然后就以我为圆心，声情并茂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四姨作为整个家庭的代表专程送我去学校。在学校，她极其仔细周到地为我安排好入学入住的一切事宜，临回来前还再三将我托给同宿舍的女生，托给在当地工作的她的熟人，还有当时同学校的一位高年级的老乡（我现在的先生）照应。

四姨是个能干的人，性格直率，心灵手巧，做事认真，并且干净利落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。四姨极爱整洁，家中桌椅用具，她天天擦了又擦抹了又抹，所有物件总是一尘不染。每一件衣衫，哪怕已很陈旧，也总洗得干干净净，叠放得一丝不苟。和所有女人一样，她很爱美，但同时她又很俭朴。买一件衣服总要跑许多天，比较许多家，为的是买最适合自己的同时又是最经济实惠的。同一条裤子，她能够依据流行时尚和自己的胖瘦作多次修改，穿在身上却总能显得得体大方。

四姨视儿子为生命，对儿子极尽细致关切。儿子是她唯一的寄托，唯一的希望，也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依恋。她执着地相信儿子的每一个承诺，任何时候总是为实现儿子的每一个愿望而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，而儿子的每一点进步，哪怕极其细微，也都让她感到由衷的欣慰。四姨是坚强的，感情的、婚姻的曲折磨难使她身心俱疲，但并没有打倒她。一个人默默支撑经营自己的小家，独自带大了孩子，却难得听到她一句怨言。而她的生活又应该是非常单调寂寞的，虽然她总说已经习惯了，但我仍然难以想象，长期以来，她是如何经常一个人做饭又一个人又把饭咽下。总见她把毛衣拆了，织了，我女儿刚出生时，她还专门为我女儿织了好几件非常漂亮的毛衣，楼下的邻居说，她甚至为儿子未来的孩子已经织了好几件毛衣！

在上海进手术室前，四姨塞给一直陪伴她的三姨一封信。信，是她悄悄写下的，泪渍斑驳，是给儿子的。信中，她嘱托儿子，忘记妈妈的缺点，记住并学习妈妈的优点，好好做人。三姨读了信，一次次泪流满面。

经过近十三个月的痛苦挣扎，四姨还是无奈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四姨最终死于肺癌。

知道自己去日无多，四姨将家里所有的东西进行了一次重新整理，并在儿子放国庆假回家时一一告知明白。她还从影集中精心挑选出一张自己的相片，亲自到照相馆去放大一小张。有一天我去看她，她将那两张相片拿给我看，问我效果怎样。她告诉我，她已将遗书都写好了，还说，走的时候准备给自己平时经常穿的那些旧衣服，一是自己习惯了感觉自然点、舒服点，二是不想让到时去看她的人有生疏感。除了不停息的喘与咳，四姨与我谈论这一切时，语气、表情都极平静，平静得让我不忍卒听。

即使在她生命最后一段极其痛苦的时光，为了不影响大学在读的儿子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，她坚持不告诉儿子实情，不让通知儿子回家。最后不得已四姨又住进了医院，一个傍晚，四姨用了很大的力气一个人悄悄从医院走回自己的家，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，四姨禁不住悲从心中来跌坐在地上放声痛哭，悲伤的哭声惊动了楼下的邻居奶奶，邻居奶奶劝慰不住索性陪她也痛哭了一场。那是四姨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最后一次回到自己的家。

之后不久，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夜，她坚持到了看了匆匆从外地赶回的儿子最后一眼，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，便永远闭上眼睛作别了她深为眷恋的人间。

三 抽屉里有一张放大的封了塑的黑白半身单人相片。相片上的人是年轻时的四姨。相片上的四姨，圆脸，浓眉，眼睛大而有神，两条麻花辫自然垂落在饱满的脸颊边，甜甜的微笑中流露出勃发的青春与美丽。这正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四姨的形象。

相片是四姨生前不久我看她时她送给我的。当时，她把相册拿出来，给我看她。我随便翻着相册，看到了这张，说，这张挺好，她立即说，你要么？不容我回答，接着就说，送给你，就放在了我的手上，送得那样急迫而干脆。那阶段，我感觉，她总想送我些东西。比如说，一件别致的小衣服，还立即强调说，新的，我没穿过。我故作轻松自然地对她说，说，你留着，马上病好了自己穿呢，她便不吭声也不勉强。那些东西，她曾经是多么地珍爱。有的东西，直至她生病前还一直没用过，只偶尔翻出来看看，欣赏欣赏，到了生病治病的时候已没有再用的心思与必要了。看得出来，我拿了她这张相片，她心里大概是挺高兴的。

去年的一段时期，四姨曾几番入我夜梦，梦中的她，有时平静，有时轻松，有时则让人悲伤。有一次，我梦到自己也得了绝症，医生说只剩一个月的时间，于是体会到人之将死的深刻的无奈与悲凉，责备自己四姨生前怎么没有多多少地去看望她陪伴她，终于在恸哭中醒来。国庆假期，送走先生外地来访的同学生后往回赶的路上，我说，白天又没想到四姨夜里不知怎么又梦到四姨了，先生没说话，几分钟后车开到集镇上时，先生突然停下车，说我要去买点纸，我们去看四姨。先生话音刚落，我就开始流泪，那泪似乎早就蓄积在那里等候在那里，那么自然那么顺畅地不停地往下流，汨汨地流，一直流到我站在了四姨的墓碑前。

嵌在四姨墓碑上的，正是她生前自己亲自选定与冲印的那张彩色相片。短发，双颊瘦削，神态冷静，因为模糊，看上去似乎又有几分茫然，好像是在竭力想着什么事。

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，薄淡的太阳光斜照在四姨墓碑的相片上，照在周围林立的墓碑镶嵌着的或黑白或彩色的相片上，公墓里一片寂然。寂然之中，多少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正在安睡。每一块墓碑下，每一张相片后，都有一段已经冷却了的人生故事，那些曾经的爱与痛、欢乐与忧伤、成功与失败、满足与遗憾，一切的一切，终究都化作了一捧灰，与一截嵌着他（她）的相片的冷冷的墓碑为伴。迎着夕光离开墓地，回望间，一缕白烟悠悠飘动在四姨的墓地，三两只鸟，寂静的碑林间无声飞起，又无声落下。那一次以后直至现在，不知为什么，四姨就一直没再进入我的夜梦。

名家有约

家国风正一帆悬

□贺寿光

20挂零时从射阳走出去的李锦先生，55年后回到家乡射阳，自家出资出力，办起一个展览馆，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汇报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经历和作为，以及家风、国风给予他人格的熏陶和意志的铸就，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：调查研究。

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？李锦入伍，在部队搞新闻成绩突出。后来到新华社当记者，更是同调查研究结下不解之缘。他屡屡突破政治禁区，屡获全国好新闻、新华社社级好稿奖，人民日报用稿量一度居全国记者第一位。这是成功。“成功”是促成他进一步沉下心去调查研究的催化剂！他也曾被人批为资本主义吹鼓手，报道被人质疑并对其进行调查，下乡采访被派出所扣留，甚至成为本单位唯一没有提高工资的人……这是挫折。“挫折”会让人灰心丧气。但对李锦，“挫折”却如弹簧受压形成反作用力，激励他更加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。

怎样做好这件事？一个人，在一个村庄一蹲就是50天，连续多天。这是他调研的一个缩影。

新华社记者的身份，也使他“下情上达”保有着一定的通道。

他走向了更大的成功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给予他充分肯定：“你有发言权！”

过来的几代国人都记得伟人说过一句话：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”

说李锦“你有发言权”当然不是指他的资历和地位，不言而喻——来自他的调查研究！

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是真理。那么“有调查就有发言权了吗？”不一定。伟人还说过：“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。”确保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可信度是前提。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，设计科学的调查问卷或调查方案，充分调动调查对象的积极性，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。李锦编织起一张由500多个问题组成的农村调研提纲，一个树根，三个树枝，15个树杈，70多个小叉到500多片树叶的树状调查网，把亟待破解的难题一个个列出来。保证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可信度。他还将亲历的经历按顺序整理成《调查研究三十六法》，成了国家有关部门“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的好教材。”

行文至此，也许读者会问，李

锦的学风、作风、文风……汇成调查研究之风是如何养成的呢？我们回头从“李锦调查研究暨家风展览馆”这个馆名说起吧。“调查研究暨家风”联缀成句是“新鲜”的组合。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指的是党风、政风、和家风。虽然有一定的关联，但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。调查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，用于收集、分析和解释数据，以了解特定现象或问题。而家风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的体现，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和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研读李锦，续建家风、再弘家风，固守国风本色，营构和谐家庭，激励奋斗人生，均以此为基础。前

辈历尽苦难、移民奋勇开拓的不屈不挠精神，一直影响着李锦及其弟妹们的成长。李锦归纳了“先父十四功”“先母十八德”，揭示了其家族精神文化的传承，家庭中长辈的言传身教、价值观的传递，学校教育中对品德、理想、培养，就是他奋斗精神的来源和人生正确初心的形成。

家风乃国风一脉。李锦展馆大致分为四部分，寒门奋发读书郎，庄户人家好记者，振兴中华匹夫情，承上启下美家风，浑然一体，毫不牵强。家风与国风之间紧密相连，本质相通、相辅相成。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形成的风气、风格和风尚，国风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呈现出的整体精神风貌、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。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体现，都蕴含着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以及对良好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尊崇。

家风同国风之间，还有一个天然延展的过渡带——家乡风。

李锦爱国、爱家、爱家乡，容易被人认为是有着家乡观念，那就是极大的误解甚至是偏见了。李锦的“爱家乡”绝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偏爱。他回家次数不多，时间不长，但每回都要在家乡做些社会调查，作为记者就是采访。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会写成稿件，投向媒体。他对家乡的宣传特别严苛，一不是简单的好人好事，二不做浮光掠影的动态文章，而是立足于调查研究，形成思辨性、启示式深度报道。如《农业能不能富县富民？——射阳县推动农业走向市场的启示》一文（发表于1997年5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对射阳县由农业大县走向农业强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。几十年间，李锦对家乡的丹顶鹤保护、射阳港开发、棉花百万担

和农业产业化等大主题多次给予报道。还直接、间接为家乡带出了一批会思考、能写稿的新闻通讯员。

把家乡风纳入家风似乎有点勉强，但是，优良的家风汇聚起来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——乡风，进而影响国风；而积极健康的国风又会为乡风、家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价值导向，促进家风的传承和发展。李锦兄弟姐妹这一辈，所生6子女，全部考上清华、北大等重点大学，个个成人，人人成材。

李锦本人，在家风熏陶、国风沐浴中，一路走来，创造了数不清的“第一”：第一位被人民群众称赞为（新华社的）“庄户人家的好记者”；被舆论界称为“当代中国调查研究第一人”；第一个发出中国“万元户”传真照片；1980—1982年，他是人民日报采用稿件、获奖数量全国记者第一人；1987年5月，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“贫穷落后令人不安”的文章和24次连续报道，引发“初级阶段”理论旋风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报发表批评报道第一支笔；1995年，他通过调研提出资本经营论、解放“资本”这个词，成为新闻记者转变为理论家的第一人；2011年起，他担任中国企业文化报总编辑，成为国企改革重大政策解读第一人……至于“第一时间”、“第一声”等“第一”，那就不胜枚举了！

面对李锦近四十本著作，十几家著名高校兼职教授的聘书，一年39个对开整版大报的理论文章，70岁后每年还写有150万字高质量的理论创新作品……许多人包括笔者都不敢相信：这个人有多么敏锐、深刻的洞察力？有多么惊人的笔力和坚持的毅力！有多么感人、引人的人格魅力！显然，仅仅用个“勤奋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
家国风正一帆悬！“李锦现象”的出现，是一个时代的幸事！没有政治清明的解放思想、广开言路，一万个李锦也冲不上大浪！当然，即使国风浩荡如今日，也不可能一下子涌现出一万个人有思想、有能力、有勇气的李锦！这就叫万事都不可孤立存在。人之成材，家风固然重要，国风更不可轻！而成材者的自身素质才是根本——李锦就是新时期特殊材料铸就的一位中国人。

李锦这个馆其实可称“双凤”馆，家风+调查研究之风，正符合一个词，叫“家国情怀！”“家”是人生开始的地方，是共同生活的眷属和他们所住的地方，“国”是人生理想的源泉；“情怀”则是一种感情、一种寄托、一种希望。这是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。

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？国族呼唤：企盼天公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！

红色记忆

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纪行

□颜玉华

仲春的运河载着碎金流消，我踩着青砖的裂痕走进台儿庄战役遗址公园。风掠过城墙豁口时，忽然响起金属震颤的嗡鸣——不是飞鸟惊起的余韵，而是1938年的月光正沿着弹道轨迹簌簌坠落。那座用三千枚弹壳熔铸的纪念碑，此刻在夕阳里吞吐着历史的烟尘。

五十三处战争遗像如同未愈合的伤口，在重建的古城肌理间隐隐作痛。我抚摸清真寺外墙的弹孔群，指尖突然触到某种温热的震颤。讲解员说这是今年新设的传感装置，我却宁愿相信，是那些嵌入墙体的铅质记忆在春日返潮。每处弹孔都在全息投影里舒展成血色牡丹，花瓣上滚动着虚拟的硝烟露珠，而真正的刺痛来自展柜里那枚变形弹头——它曾穿透十九岁机枪手的胸膛，最终嵌进《论语》残卷的“仁”字中央。

在重建的关帝庙戏台遗址，褐色的檀联裂隙渗出铁锈气息，AR眼镜中，我看见炊事班长老赵将情报塞进武生戏服的翎子里，日军少佐的军刀劈开“精忠报国”额的刹那，满院梧桐突然化作纷飞的家书。最震撼的是西厢房虚拟展馆，三方片带弹孔的青瓦悬浮成星图，每触碰一下，

耳畔便响起不同方言的诀别絮语；山东汉子嘱咐“把麦种留给村东头孤老”，湖南伢子念叨“腊肉埋在灶膛第三块砖下”，而那个永远停留在十五岁的川军少年，反复呢喃的只是“娘，我鞋底纳些没有？”

月光漫过“血色巷道”时，全息投影

在脚下绽开血花。1943年的春寒在伤旧墙砖上凝结成霜，虚拟的刺刀寒光中，我看见卫生员小周用最后半卷绷带捆扎《康熙字典》。她牺牲时护住的不仅是典籍，更是一个民族对文明的最后坚守。此刻巷道转角传来童声笑语，几个红领巾正在扫描墙上的二维码，他们手机屏幕上，当年的弹雨突然化作漫天白鸽，每片羽毛都载着不同语言的和平祈愿。

遗址公园最深处藏着“沉默之井”，八百个日军钢盔倒扣成几何阵列。春雷滚过时，这些战争容器忽然共振出低沉呜咽，井水在特定频率下呈现全国反战诗歌。有位母亲抱着婴儿俯身观望，水面倒影里，血腥的“三光政策”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色交替闪现，最后统统融进婴孩清澈的睡眼。

登上运河畔的观景台，暮色正将古城墙的弹孔染成琥珀色，对岸新栽的樱花林带弹孔的青瓦悬浮成星图，每触碰一下，

生态肥料。年轻导游说这是中日合种的“和解之林”，我却看见八十年前的鲜血仍在花瓣脉络里奔涌。当夜航货轮拉响汽笛，声震落的花瓣雨飘向遗址公园，触地瞬间竟化作电子屏上的和平宣言，在英烈墙与樱花林之间流转生辉。

离园时经过弹壳铺就的星光小径，智能地灯随脚步渐次亮起。每盏灯里都封存着阵亡将士遗物；半块怀表永远停在冲锋时刻，断齿的木梳仍缠着青丝，最揪心的是那封未寄出的婚书，墨迹在玻璃罩内循环着干涸与泪痕。值班员说这是物联网记忆系统，我却感觉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神经网络上，那些永不闭合的弹孔，何尝不是民族记忆的呼吸孔？

夜色浸透古城时，遗址公园启动了月光保护模式。五十三处遗迹同时泛起青辉，宛如大地佩戴的银色勋章。风穿过清真寺破败的穹顶，奏响安魂曲与摇篮曲的和弦。此刻我忽然懂得，这些刺入城市肌体的战争伤痕，早已在年复一年的春草萌发中，长成了最坚硬的和平图腾——它们不是历史陈列馆的标本，而是始终跳动的时代疫苗，提醒着我们；有些泪水必须结晶成盐，方能永远守护人性的海平面。

美好时光

飘香的大锅饭

□刘义飞

目前农场羊肚菌的采摘即将告一段落，原本在办公室方寸之间工作的我，前一阶段也经常性地加入支农的志愿者队伍中来。于是体会到了人之将死的无奈与悲凉，责备自己四姨生前怎么没有多多少地去看望她陪伴她，终于在恸哭中醒来。国庆假期，送走先生外地来访的同学生后往回赶的路上，我说，白天又没想到四姨夜里不知怎么又梦到四姨了，先生没说话，几分钟后车开到集镇上时，先生突然停下车，说我要去买点纸，我们去看四姨。先生话音刚落，我就开始流泪，那泪似乎早就蓄积在那里等候在那里，那么自然那么顺畅地不停地往下流，汨汨地流，一直流到我站在了四姨的墓碑前。

嵌在四姨墓碑上的，正是她生前自己亲自选定与冲印的那张彩色相片。短发，双颊瘦削，神态冷静，因为模糊，看上去似乎又有几分茫然，好像是在竭力想着什么事。

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，薄淡的太阳光斜照在四姨墓碑的相片上，照在周围林立的墓碑镶嵌着的或黑白或彩色的相片上，公墓里一片寂然。寂然之中，多少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正在安睡。每一块墓碑下，每一张相片后，都有一段已经冷却了的人生故事，那些曾经的爱与痛、欢乐与忧伤、成功与失败、满足与遗憾，一切的一切，终究都化作了一捧灰，与一截嵌着他（她）的相片的冷冷的墓碑为伴。迎着夕光离开墓地，回望间，一缕白烟悠悠飘动在四姨的墓地，三两只鸟，寂静的碑林间无声飞起，又无声落下。那一次以后直至现在，不知为什么，四姨就一直没再进入我的夜梦。

在秘密城堡中的小精灵；时而又从草堆顶端滚落，惊起一片草屑纷飞，笑声在空气中肆意回荡。小树林亦是我们探险的天地，穿梭于斑驳树影间，寻觅着鸟巢、野花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。唯独河边，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雷池。村里流传着诸多因河边失足而酿成悲剧的往事，父母的严厉告诫时刻在耳边回响，稍有靠近，便可能招来一顿狠狠的责打，这让我对河边既充满好奇，又心怀敬畏。

孩童时期肩挑手扛是农忙期间的主要方式，有的同姓家族倘若紧密咬合的齿轮，还留着团结协作的传统，一同投身于繁重的劳作之中。田野间，麦浪金黄，长辈们头戴草帽，手持镰刀，躬身前行，利刃过处，麦秆簌簌而落。他们的衬衫被汗水反复浸湿，紧紧贴在后背，那一道道汗渍，宛如岁月镌刻的勋章。而年幼的我们，在一旁自顾自地玩耍，对长辈们的艰辛浑然不觉。